都公譚纂

都公譚纂二卷　舊抄本　目五三六藏書

門人陸采編次

按提要明都穆撰陸采編元明以來逸事[illegible]此書有互[illegible]

見為一書竟主旨錄好之作者歸之詞有但無言稱閻者一

也

郝公譚纂卷上

門人陸采編次

元太祖尊禮邱長春屢試其術一日長春入朝語弟子可掘坎以俟及入太祖賜酖酒一杯長春飲之無難色亟歸浸坎中得生頂髮盡禿明日又為弟子索絲繩以入太祖賜玉冠長春出絲繩繫之而謝太祖神其術禮之愈隆後欲妻以公主堅不可辭遂自腐以告絕其日乃十月九日今京師之謂閹九為會甚盛

張氏被圍時松江人有以其鄉兵來援者蔓延嘉定知州張孟循方坐堂上松江人荷戈而來孟循斥之曰若等非病子則狂童也今姑蘇亾在旦莫尚誰援哉從楚昇之以往孟循復以是叱其為首者越二日師至遂平松江孟循上謁其主帥曰嘉定非畔我者弄兵自松江耳願以某餘生贖數萬人命帥肰之孟循乃得還嘉定縛為松江之徒者數輩而為檄以告州人州得無虞云

陳惟允偉兒有文才為偽吳左丞饒介上客嘗

乘馬過樂橋王止仲拱立其菊惟允不下但舉策指曰王行可來我家觀畫止仲敬諾如命後其子嗣初从止仲游止仲題其畫稱惟允爲先友劉解元政惟允揩也以筆塗之曰王行昔望吾舅馬塵不及何先友爲此畫尚存上有塵揜處

楊廉夫說元鎮一日會飲於友人家時席有歌妓廉夫興發脫妓鞋置酒杯中使坐客傳飲名曰鞋盃元鎮素有潔病見之大怒翻桉而起廉夫亦色變飲席遂散後二公竟不復面

倪

元鎮性好潔不能容物嘗寓其姻鄒氏塾師陳子章有婿曰金宣伯一日來訪鄒翁元鎮聞宣伯儒者倒屣迎之見其言貌麄率大怒掌其頰宣伯不勝媿憤不見主人而去鄒翁出頗怪之元鎮曰宣伯面目可憎語言無味吾已斥之矣元鎮素好飲茶在惠山中粉胡桃灰雜果成膏切置茶內名清泉白石有趙行恕者宋宗室也慕元鎮清致訪之坐定童子供茶乃畧不知風味眞俗物也行恕歸自是絕交行恕連啖果膏元鎮艴然曰吾以子爲王孫故出此茶

張士誠弟士信聞元鎭善畫使人持絹兼侑以
幣求其筆元鎭怒曰倪元鎭不能為王門畫
師即裂其絹而却其幣一日士信與諸文士
游太湖聞漁舟中有異香士信曰此必有異
人及傍舟近之乃元鎭也士信見之大怒欲
手刃之諸文士力為勸解然猶鞭元鎭：：
竟不吐一語以是得釋後有人問之曰君被
士信窘辱而一語不發何也元鎭曰一說便
俗

滕某者宋學士元發之後家于無錫元季楊鐵厓維禎將訪倪雲林天晚泊舟其門滕富而禮賢知為鐵厓請至其家鐵厓曰有紫蠏醇醪則可主人曰有鐵厓入門滕設盛供出一妓侑觴且命妓索詩鐵厓援筆成詩曰瑣瑣西風秋漸老郭索肥時香晚稻兩螯盛貯白瓊瑤斗斛微含紅瑪瑙憶昔當年蘇子瞻較臍出臍論團尖我今大嚼不知數況有醇醪似蜜甜

倪瓚所居有清閟閣雲林堂其清閟閣尤勝前

植碧梧四周列以奇石蓄古法書名畫其中客非佳流不得入嘗有外國人進貢元君道經無錫聞瓚名欲見之以沉香百斛為贄。瓚令人紿云適往惠山飲泉翼日再至。又云出探梅花夷人以傾慕不得一見。徘徊其家。瓚乃令人開雲林堂使登焉。堂東設古玉器西設古鼎彝尊罍夷人方驚顧間謂其家人曰聞有清閟閣者能一觀否家人曰此閣非人所易入且吾主已出不可得也其人望閣再拜而去。

楊

廉夫好大言嘗自其所撰貴趙晉文云此等

文字不宜多作恐鬼神見忌一詩有佳句

便題云宛然鐵門家法又跋宋克書予[亦]每作[有此]

必命仲溫書之天祗多類是題

倪

元鎮既散其田而祝禾及推入國朝催科者

全集元鎮逃去潛于蘆中熱龍涎香被執因

于郡獄每餽食獄子傳以入元鎮必戒以舉

按過額獄子不省以問知者曰彼好潔恐汝

唾沫及飯耳獄卒怒（鎖之溺器上衆為祈免 說太祖投之側中溺也）

四

明陳子經在勝國時嘗作通鑑續編書宋太

祖廢周主為鄭王舊編書臣亂奏周主為鄭王今易奉為廢雷忽震其几子桎厲聲曰老天使打折陳桎之帶亦不換矣後三日子桎因晝寢夢至一所類王者居有人人報陳先生至矣其中坐者衣黃袍起坐待之曰朕何負於卿乃比朕於綦邪子桎心知其為宋祖對曰陛下欲臣如郎衣耶史贊直筆不可易也遂驚寤後為我太祖所戮

元江浙行省有某平章者將之任道間忽染風四肢不舉延吾鄉葛可久治之可久登其中

舟適金華朱彥修先在二公素相聞而不相識見之甚歡乃共脈乎章彥脩曰疾已殆不可藥矣可久曰吾固知其殆然尚有一鍼法彥修曰君之鍼第可運其二肢無益也左右彊可久鍼人鍼如彥修言彥修問乎章歸家道涂遠近以指計之謂左右曰即回尚可抵家稍遲無及矣乎章遂還及門而卒

嘉興吳仲圭家甚富与盛楚子昭居客遲當時鄉人多愛子昭之畫仲圭每見人持紙絹適門必謂之曰吾畫能賣錢汝曷不求我往〻

與之作一紙半幅俟其去潛使人以重價購之由是其畫湧貴求者塞門于胎不能速也

誠意伯劉基元季在燕京時書肆有天文書一部久無售者基至手其書不置次日往肆中老翁扣基昨所觀則已能成誦矣翁大驚乃以書授之且為語其與基歸須往則翁已閉肆不知所之

松江袁凱字景文洪武間為監察御史時周王有罪高皇帝欲誅之懿文皇太子日夜號泣上不能決一日臨朝召問諸御史凱

對曰陛下欲誅之法之正　太子爲宥之者
心之慈　上怒以爲持兩端命繫之獄嘗使
人往視曾食否曰不食已三日矣　上因引
對諭之曰女言亦有理但可在父子之間使
他事則不可也遂赦其罪凱懼因佯狂不朝
見上問袁凱如何不見衆以凱疾對　上曰
吾聞風顛者不識痛痒因舁之來以木鑽ゝ
之凱殊無痛苦　上曰闒茸不才放回原籍
歸而其狂如故　上聞遣使諭曰　上常思
念先生使先生爲一郡教授鄉飲酒位大賓

何如凱方負鈇鑕謳小辭瞠目不答遂得免死

袁景文善謔洪武中雷擊邑中崔氏亭柱景文撰俚詞末云電光明滅處爭不把衆人嚇的先下手或訐其指斥訴之而免流佯狂家居故人朱慶餘來長耳過其門景文趨而揖之曰朱慶餘驢來應聲曰此畜生非驢乃獅爲截去角尔

國初宋學士景濂精於釋〻宗泐季潭精於儒太祖每稱之曰泐秀才宋和尚

國初林膳部子羽作義象行曰有象〻〻来天
都大江欲渡心咨且誘之既渡献天子拜跪
不與衆象俱象奴勸之拜怒鼻觸象奴賜酒
不肯飲哺之六不餔屹然十日受飢渴俛首
垂淚憤且吁天子命殺之衆官束手莫敢屠
侍衛傳宣吁壯士被甲各執丈二戈象戰久
不克兵捷象乃班憶昔君王每巡幸象當法
駕行天衢珊瑚錯落明月珠被服美錦紅氍
能紫泥函封載王璽萬樂爭擁群龍趨玉墀
歸來漢龍去歸骨湖所以老象心南來攀死

骨為枯嗟爾食祿人空負七尺軀高高白玉堂赫赫黃金符伊昔斬昆金泥塗嗟爾食祿人不若飯豆芻象何潔爾何汚天子亨泰萬世治俾全象德行天誅鳴呼象兮古所無鳴呼象兮古所無

楊廉夫洪武初被召入見太祖曰卿在前元時何官對曰右榜進士、太祖曰卿張氏時亦嘗仕乎對曰非其君不仕時廉夫服新製巾太祖問卿所服何巾對曰四方平定巾 太祖悅召中書省臣依此製使天下盡服之今

之乎中是也　太祖又令廣夫賦鍾山詩廣夫援筆立就曰　鍾山千仞楚天西玉柱曾經御筆題雲護金陵龍虎壯月明珠樹鳳凰棲氣吞江海三山小勢壓乾坤五嶽低願效華封陳敬祝萬年聖壽與天齊　太祖曰此詩直一千貫今日廣事方殷姑賜五百貫又曰宋濂在內閣與諸儒共脩元史卿可往觀之廣夫辭謝入閣人有以宋公所為文者示廣夫者廣夫咲曰格氣卑弱辭語散漫何得為謂文哉以告宋公宋公曰誠有如是者後廣夫

辭歸不久以疾卒宋公銘其墓推其文至比之日星河嶽云○

蹇忠定公初名瑢洪武乙丑登第擢中書舍人掌外制丁卯春三月聞內艱陛辭以其祖嘗冒李姓父籍有未易因請於　上〻惻然憫之為復其姓御筆丹書一義字賜之以易瑢名仍賜楮幣五十緡俾乘傳而歸公之榮遇可為至矣

松江人孫道明者家業屠猪為夏萬戶家佃戶道明每日坐肆中手執一編以讀一日萬戶

坐舉絰其門怪而問之知其為家佃戶子也遂葬之以歸所儲書悉其披閱道明一生寫書密行楷字至老不倦所寫積至數千百本洪武間其人猶在死後書散落人間每本後皆有道明題識

張潞公仲舉沒於至正末無子一女嫁民間洪武中其人充陝西軍携女自隨潞公妻吳夫人尚在年已八十瞽雙目無人供養寄食北平軍營中病甚軍卒惡之移置風簷之下遂死然無棺以斂時僧道衍居北平素與潞公

王

友善或告之衍匍匐往視其敝篋中有詩一紙乃潞公筆衍曰此真吳夫人也為買棺葬之衍有和潞公詩二十首

叔明洪武初為泰安州知州泰安廳事後有樓三間正對泰山叔明画泰山之勝張絹素於壁每興至輒一舉筆凡三年而畫成傅色多了時陳惟允為濟南經歷與叔明皆妙於画且相契厚一日胥會值大雪山景愈妙叔明曰改此畫為雪景可乎惟允曰如傅色何叔明曰吾姑試之乃以筆塗粉色殊不活惟允沉

思良久曰我得之矣為小弓夫粉筆彈之粉落絹上儼如飛舞之狀皆相顧以為神奇絕明就題其上曰岱宗密雪圖自誇以為無一俗筆後雖化因欲得之叔明因輟以贈陳氏寶此圖百年非賞鑒家不出松江張學正廷采好奇之士亦喜丹青聞陳氏蓄是圖往觀之卧其下兩日不去以為斯世不復有是筆也徐武功尤愛之嘗謂客曰余昔親登泰山是以知斯圖之妙諸君未嘗登其妙處不盡知也後以三十千歸嘉興姚御史公綬未幾

姚氏火作此畫亦付煨爐惜哉

朱善字備萬豐城人洪武初以郡邑薦至京製作精音合官翰林令以家屬赴京就祿值夫人病數月不至 上怒謫居遼陽不久放歸鄉里買地一區為終老計方往經營聞老翁哭聲甚哀詢之乃知翁之子鬻此以償公帑翁以無依故悲公聞惻然憫之以券還翁而不索其值後復起為文淵閣大學士

陳郊福州人知天文洪武丁丑登賢書進士第傳臚日私語同列曰吾觀乾象今歲狀元必

不利及唱名䢿為榜首　太祖以榜中多南人誅考官劉三吾等䢿亦連坐五月二十日再試親擢韓克忠為首卷通榜皆北人云

國初四明人王桓與二儒者同赴召見　太祖于便殿　上問二儒者鄉事何業一對曰臣業農上曰卿為農亦知禾麥之節有不同乎對曰知之禾三節而麥四節是不同也　上曰禾麥類耳節之不同何也對曰禾播種以仲春至秋而穫凡歷三時故三節麥則歷四時始成故四節　上曰是能知稼穡之艱難者即

擢其州知州其一人對曰臣業醫 上曰卿
為醫亦知蜜有苦而膽有甜者乎對曰蜂釀
黃蓮花則蜜苦蜂食藥多則膽甜 上曰是能
格物者擢為太醫院使次問及桓桓對曰臣
所業訓蒙 上曰卿亦有好惡乎對曰人之
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上曰是能明理
者擢為國子助教
鄭尚書賜浦江義門人 太祖嘗一日問尚書曰
汝家累世同居何以致之尚書叩首曰但不
聽婦人言耳 上深然之後以言聞於掖庭

尚書俱永樂初其家遂析
國初脩元史者前後凡三十二人皆極天下之
選而出吳者五人高啟季迪傅著則明王彝常
宗謝徽元懿杜寅彥正而陳基高遜志皆常
寓吳考禮者十人楊基孟載鄭元長卿錢逵
伯行皆吳人而張仲余堯羲漸亦皆寓吳此
可見吾吳文物之盛也
無錫錢仲益名升號錦樹山人元末年十六中
江浙鄉試為杭州路錄事國朝以字行高皇
怒其不為己用取入京釘其右手於木自是

得疾常以左手作字平生天資甚高書過目即背誦如流洪武末起為本縣訓導後以御史薦入為太常博士與脩高帝實錄陞翰林脩撰卒於漢府長史後漢府謀叛事敗(漳)帝閱其家大加歎賞其家得免於難

吾藴易經永樂後始盛實顧順中巽倡之順中易學蓋來自嘉興有鮑恂仲孚者精於易因初徵至京師 太祖欲官之仲孚以元舉子不肯仕但曰臣老不能效忠有二子顧皆充軍以報陛下 上然之令人押仲孚徒跣回

取二子仍令仲孚徒號送子上京後仲孚卒
老死牖下順中易學仲孚之再傳也

鈇冠道人張景華者精天文地理之術　太祖
與陳友諒戰鄱陽河湖以道人從友諒中流矢
死兩軍莫之知道人望氣語上曰友諒死矣
使上作文遥望祭之陳軍奪氣戰遂敗上定
鼎金陵其相地多出道人：：嘗結庐鍾山
下梁国公藍玉一日乘间訪之道人野服出
迎玉戲之曰脚穿芒鞵迎人○足下無鞵○時玉
以椰子瓢飲道人荅云手執椰盂勸酒○尊前

不鐘○蓋寄語寓訕諷之意王武臣勿悟相與一
笑而散不久王果被禍而道人之言始驗道
人一日無故投大中橋水而死後潼關守臣
奏有鉄冠道人者以其日過關計之即投水
之日也蓋異人云

杭州冷謙字啟敬善幻術居嘗鍛泥作釘賣以
供食人莫測也洪武初太祖有志雅樂或有
以謙精音律為言者書召至京授太常協律
郎未幾即謝事歸其在京時鄉人有為吏者
知謙之多術也告以貧故謙以手畫其壁作

房舍之狀謂之曰必堅以首觸之入其中即可得物然慎勿多取々々禍恐難免此人如其言每一觸金帛財物隨手可得一日呼其僕偕入意在多取僕偶遺路引其中未幾內庫失物中檢得紙且姓名具在捕其人鞫之對曰昨吾主携入失此引耳漫逮至吏則曰此冷讌教吾也上遣中使往捕讌々將至龍灣懇中使曰京已近欲沽一盃與諸君酌別何如衆頗憐之稍寬其縛酒將盡讌視酒甕因躍入甕中衆驚惶無措不得已持甕入見

上曰謙汝第出吾貰汝死矣謙曰陛下欲殺臣臣決不出上大怒命力士碎甕每持其一呼謙謙即應或云謙被逮時剪紙鶴騎去甕中言者乃劉月林也

洪武中山西有張姓者多異術以其鄉人不善金箔常往杭州學以授之鄉人因呼為金箔張一日經河南濟源其神素稱靈異貨帛財物有假貸者隨出水面張見之曰是不难殆伏机耳歸即鑿池倣其制為之已而果然每客至翫以為戲嘗有道人踵門張引之觀池道

人曰吾亦有小術特請君試之翼日天未明張見空中二童子來龍復控一龍下其家請張升龍々不服二童鞭之張乃得上須臾至一山有草屋三間導人坐其中張入作禮道人曰此中甚寂予欲避名當移家同住耳張留月餘頗得道人底蘊一日偶出散步回視惟空山而已詢之人乃在大同城外張由是其術愈神高皇帝聞其名召至京師曰聞卿多術願一觀焉張出袖中小銅瓶以湯沃之瓶口出五色雲少焉充滿殿庭上大悅欲盡其術張以違心拔金水河

傾刺花葉滿池張曰庭頗解吳歌乃剪紙作舟吹墮水中張與妻子咸操舟唱歌其行如飛倏忽不見上嘆異久之

高皇帝征陳友諒舟次九江有周顛仙者伏謁道左上命登舟其人若風顛之狀一語不發上曰汝何為者對曰欲太平耳曰我伐陳友諒何如曰中塗覆舟上怒令推墮水中不溺行水上如履平地遂與同載至中途舟果覆上驚得免陳氏既平上至南京覓顛仙於靈谷寺顛仙日與住持僧聒惱僧銜之一日以聞

上命以釭覆顛仙焚之一晝夜啟釭如故復
命焚三晝夜釭內結如蚕蛋之狀顛仙但顛有
微汗僧覆奏上怪之然顛仙自是不說終日
不食僧亦不與凡閱月上知之命仍餓十日
而顏色自若上始大驚親幸寺中見之既而
顛仙求歸廬山許之臨行上問世間何事最
樂曰喫飯去便最樂○顛仙歸上一日忽大使
不適百方不效顛仙已預知密令廬山求腳
僧獻藥闌下弁偵以詩遣是日至上見藥乃
一小石問其僧曰清○涼○石○心頗疑之見詩乃

顛仙手跡用水磨之異香襲人久之不散服已大便隨通上感其意令人隨僧入山求之者下可得人還于親撰碑文命詹五舉書立於廬山之上

陳友諒據江西日天兵臨之南昌太守勢迫以城降南昌江西要衝友諒聞之且驚且怒自引兵欲殺太守而屠其城天將曉見一神人道士冠服長數丈坐城上而濯足於水一草履遺友諒舡上長五丈尺友諒懼兵不敢進城遂以全神人蓋許真君云

李鳳鳴字時可家馬馱沙上高皇帝時八步渡江道出馬馱沙時可以米二千斛并羊數百頭犒師上親幸其家及上旋師于詔借米二萬斛時可奉命惟謹無幾何時可遂挈其妻子并家貲浮海而去或傳其子孫在琉球云然時可讀書工文詞以家貲埒封頗事侈靡楊廉夫聞其名嘗往訪之時可出迎數里廉夫飲之舟中所用皆碧玉器意欲夸示之既其家覺無甚異時可有園櫻桃八株樹下各置一案案面皆瑪瑙玉器類是每客一美姬侍

共摘櫻桃薦酒名櫻桃宴應夫大悅時可家
復有荷花宴每花時設几十二面皆嵌以水
晶置金鯽魚其下上列器皆官窑間出歙妓
為霓裳羽衣之舞一時豪麗罕有其比

洪武中京師有劉指揮者以疾卒妻擊鼓自陳
無子欲朝廷給養　太祖問之曰汝夫死時年
幾若干對曰年五十又問曰汝夫以百戰得
一官將以富貴遺後嗣耳而不畜妾豈非汝
之悍耶本欲斬汝第念汝夫之勞着光祿司
給與漆碗木杖○曰令乞丐功臣之家○以為始

當作婦妬

女婦者戒○

陳君佐楊州士人善滑稽　太祖甚愛之一日給米一升　上一日令君佐說一字笑話對曰俟臣一日　上詰之君佐出尋瞽人善詞話者十數輩詐傳　上命明日諳瞽畢集背負琵琶君佐引之至金水河見　上大喝曰拜諸瞽倉皇下拜多墮水者　上不覺大咲　上嘗令人押君佐憲投江實戲之君佐至江濱濡其衣以歸　上曰何以不溺君佐曰臣下見屈原其言有理是以不死　上曰屈原

大畧以宥有投押者

何言君佐曰屈原云我逢暗主投江死○汝遇明君莫下來○　上一笑釋之

甘肅都指揮馬葉者有妖術能騎草龍上天

太祖知之密令駙馬都尉李堅與宦官一人往捕設酒邀馬葉擒之與宦官連鎖以行是夜在塗聞有異馬急呼曰爺爺來了晨視之乃一小蛇也馬曰此行不死當繞我項出于口中否則吃吾中指馬葉言畢蛇果吃中指馬大慟曰吾必死矣抵京上命梟于大中街忽大風雨屍肉俱不見

襄陽人閻俊少嘗侍
高皇帝帶刀上殿上以俊久勞擢燕州衛右所百户永樂中郡民倪宏三嘯聚為盜衛有曹百户者巡捕追至樞橋為賊所殺由是賊勢益猖獗事聞于朝命錦衣校尉隨俊捕之時賊殺人奪其舟由太湖渡揚子江俊追抵宿遷賊方賽神於廟俊詐為丐者視其儔殊默默心知其賊遂與官軍擒之舟中凡十九人其首果宏三也即械繫京師皆高之朝廷賜光俊祿酒饌鈔兩錠衣四襲而還後俊以擒賊功遂陞千户先是郡之西

天王堂有土地像為元劉總管所塑倏一日見之即號慟俯伏於地曰此絕肖我高皇帝舉步氣耳蓋倏侍　高皇日久熟識龍顏故也像至今存

王止仲博學嘗館于耆澤趙氏趙富而礼賢每食必置食单冬月以蛙名進止仲朱點之主人使僕詰蛙何在曰掘老桑樹根下當有如言果然主人服其識

江陰相子先碁國手也洪武被召遣還宋太史有文送之子先以碁自負嘗榜于門云天下

棊師一日有野僧來較勝負僧寔高佯北以誘之明旦大會賓友而予先連敗其榜由是遂撤

太祖嘗怒一、內侍灑掃不如法又接之市內侍衣綠別有一綠衣[音]隨之臨刑赦免兩綠衣翁成一人蓋其魂也晉阮瞻云今人見鬼者着生時衣服衣亦當有鬼耶此理殆不可曉

洪武中横塘人某以負薪為業性至孝母樊日失明母歸即市一餅置懷中以奉母一日有人要而奪之某以情告堅執不與歸家母言

遠有人來云尔寄一餅吾食之甘目遂見物約後三日再參尔姑候之三日其久候之不至遂出已而其人果來以小葫蘆與毋曰凡有病者倒其中但得物煎湯飲之立愈其遂棄舊業人求之者其門如市後其死二子爭欲得之倒其中則不能出物矣

蘇叔瑜郡人性至孝洪武中戍雲南未幾毋卒戍所叔瑜請於官奉毋骨從雲南祇蜀登舟人不知其有毋骨也忽江濤怒激舟欲覆或指江蛟有所觸同舟者盡恐叔瑜不得已懷

毋骨登陸緣山嶺越三日夢一叟語之曰江行不危無恐也非瑜驚覺思其語乃復就舟江波帖然竟得葬毋于鄉

劉彥敬洪武間謫戍雲南大理衛其地有鐵佛寺有僧多神異好頂笠子人呼大斗篷和尚嘗渡滄浪江躡笠而行不用舟楫指揮恐有他變置諸獄中一日出行途見此僧吹笛山上歸將答獄卒以為失僧時僧已端坐六日僧預告獄卒喚我必當擊吾首卒如其言擊首一下僧醒曰吾正熟睡何攪我也指揮如

不可殺逆舜之

洪武初有江西人精地理之術嘗往建安主於楊氏之第與楊氏翁甚相得楊氏居家延士祀祠術士因語楊翁曰吾德翁無以報然吾觀土地祠善地也翁能得此以居子孫富貴當不可言楊翁忽之信固孫之不可術士潛發祠中藏置楊氏楊翁貿貿下知術士之為也躬送還之既而術士復移神像鄉人知之咸詣其門且驚且喜信為楊翁曰得非神欲君家耶願易以祠翁頗憶術士之言遂易居

居馬太几翁平術士謂其子曰葬翁就此地勿他圖也將葬鄉人有善地者憤楊不拾吝詰術士曰此地何佳而汝取之術士曰掘地丈許必有石板板下有井其中藏兩金魚楊氏葬之子孫富貴當不可言鄉人必欲驗之掘地果得石板術士曰石下不可起啟也鄉人不肯半啟之見金光直上如流星狀地中有聲如雷術士急下立石上曰還留一個三公後楊氏生孫即文敏公也官至極品果如術士之言

吳郡人王姓者為山東某衛軍匠說卒以老疾
歸於家嘗為人言其從軍時自海道運糧將
至遼陽中途遇風舟覆官軍盡死唯王與二
人得附舟一板浮於海中不知幾晝夜三人
有人參者其分食之食盡至嚙其衣以充腹
後遇運船獲救其在海中見一山撼動不止
洪濤大作然與王相距尚遠熟視之山有巨
蛇蟠結數周其首入海取食遂為大魚所吞
兩力相持鼓動又嘗隨風飄蕩遙望如檣木
然意其舟也近之則數十蝦乃其須云海島中

蜘蛛極大有身兼數丈者予聞數十年前登州山中蜘蛛嘗與龍戰蛛以絲罩龍〻因為蛛所殺後有大龍焚其絲蛛不能為遂死龍取其腹中珠去身經一丈六尺則王言似數牛者誠非虛妄覆載之間何所不有但人自不見耳

前庚辰科廷試禮部翰林院官讀卷翰林欲以楊文定公魁多士禮部欲取胡文穆公爭不能決聞之於上〻命取二策閱之擢胡公第一以未見其人命左右宣湖廣秀才甚急

楊公湖廣石首人也疑似問索衣將出而胡公已至闕廷上見之意甚悅遂決且更其名為靖永樂以還舊名

義烏龔泰字叔安以字行建文中為戶科都給事中燕王渡江叔安與其妻訣曰事變至此我惟有死耳汝第攜幼稚以歸否則俱溺於井庶可免也言未既火起內廡叔安馳往赴之道爲兵騎所執見燕王於金川門以叔安非奸黨籍命釋之叔安遂釋之投城而死永問其鄉人云叔安以散軍食不支救爨搤死

或云役降後乃卒更考之
方正學先生洪武中從學士宋公居京師宋
公酷信佛先生獨不好嘗一日同遊天界寺
主僧宗泐有詩名與宋公相得聞二公至鳴
鐘鼓執禮甚恭宋公入門見佛像便拜先生
但拱立宋公云子何不禮佛先生曰某素不
識佛時泐在旁色動宋公咲謂之曰未到老
大田地耳
溥洽南洲國初右善世為建文啟藥師燈懺以
詛太宗又為建文削髮太宗即位微聞其事

而未審因之十餘年以姚廣孝臨歿之言得釋時白髮長數寸拜廣孝牀下云吾餘生師所賜也

僧道衍俗姓姚氏蘇州相城人少師事桐城道士席應珍應珍通儒家書兼多異術衍盡得其傳以才氣自負欲近冠巾嘗入城見僧官導從甚盛嘆曰僧中亦自富貴遂下髮洪武三年秦晉燕周等十王之國召選高僧國一人送衍與選從燕王居北平慶壽寺後燕王舉兵大抵多衍之謀三十五年燕王入南京召

復村姓賜名廣孝拜太子少師初邑人王賓有
高行永樂二年廣孝以朝命賑飢蘇松暇日
訪謁賓〻不肯見後廣孝再過乃屏去騎從
以指扣門賓問為誰曰道衍賓曰吾猶薪帆
廣孝立俟門外久之門啟遂相與再拜坐定
賓語不及但連聲曰和尚誤矣和尚誤矣
廣孝慚而退　予識姚廣孝義孫廷用好着
故衣一日以罡侯見太守楊貢既而緋袍見
詰之答曰先祖遺衣問何官曰少師姚廣孝
貢大怒醜詆之同知者遽曰公言信直奈太

宗皇帝何貢默然

無錫王達善洪武間為大同訓導嘗過北平以書私謁太宗太宗優禮之建文京附敍國子太宗即帝位達善為草詔得入翰林為侍讀學士達善雖居禁近上心終薄之一日嘗問十難事達善識其入上曰吾還有難字問汝嗟達善聞之惶懼縣看死今無能人多能言之哉云單詔書稿叢天案影也影亦為翰林學士

王文靖公弟汝嘉洪武中以事充五開衛軍太

宗一日問文靖公曰聞汝有子今安在其才何
如文靖叩首言弟進見充軍五開衛其學與
臣相似上即命取面試天馬歌并經義二道
除大庾縣學訓導大庾自開科無舉人汝嘉至
擇其天資明敏者晝夜督教自是登進士者
二人汝嘉遂入翰林為五經博士陞侍讀卒
仁宗在東宮時王文靖公為贊善極蒙眷待仁
宗嘗一日問解學士縉曰王汝玉吾甚敬之
而父皇不喜其人何也解公對曰君臣相遇
自古為難但汝玉無福耳仁宗賞其善對

朝廷庫藏內一銅人不知其何年然亦壞其半人莫能修永樂間有西域人至自云善此太宗命脩之毫髮不差泯然無痕迹又南京渾天儀亦此人所脩渾天儀與璇璣玉衡并周髀三器皆承以四龍景泰中周髀一龍忽飛入後湖今在司臺十一龍皆鎖之司天官所用惟渾儀璣衡周髀不用也

太宗入京之日止於宮門尚書茹常至呼之曰璿吾得羅天地祖宗奈何璿叩頭曰陛下應天順人太宗悅進封宗識伯

永樂元年戶部尚書夏原吉治水蘊松嘗延儒碩諮求水利時松有葉宗行者與焉宗行為人性頗剛直以原吉治水日久未底成績潛具奏以聞有旨令原吉覆奏原吉初不知及得旨大驚即日引咎朝廷方倚重原吉竟不加罪於宗行上謁原吉下階迎謂之曰某之治水無功誠有所如先生所云者受益多矣待之益厚未幾即論薦於朝於是宗行得錢塘知縣宗行居官一介不取諸人日惟飲錢塘之水後卒於官民為立祠祀之

錢塘方公賓在學宮時嘗誇驢入隘巷至一皮工家驢繫門外適蔡都司鄭過驢欲蹄隸卒執之驢愈驚躍公出大罵蔡怒命執公公一時忿辱歸即刻志於學不三年登進士第歷官至大司馬後蔡至京以負前罪次且數四不得已見公公厚待之且曰君毋以前事介懷吾非君曷克至此蔡大喜過望人服公長者

呂尚書震在禮部時文皇帝數自將北伐虜吏部蹇尚書義戶部夏尚書原吉皆切諫上下

聽一日問原吉曰今糧餉足支幾年原吉意上又將出師因詭對曰才敷半年耳上疑其詭乃命中官及御史案之則十年尚有餘也上大怒以原吉等朋黨欺妄居嘗憤詈時兵部方尚書賓提調灃濟宮日有中使至宮賜香數語賓以上怒賓惶懼自縊死朝房中有司以聞上命剉其屍且械繫原吉錦衣衛獄以蹇義領戶兵二部事時變起倉卒諸大臣相繼罪死上震怒不已中外洶洶咸不自保上慮蹇自危親諭之曰茲事卿本無與朕坦

懷相期卿得無疑但當為朕盡忠輔政耳又令校尉十人隨震起居以防之密勅曰震萬一自裁爾十人若皆代之死震乃頗自安震聰明絕人每朝奏請他尚書皆凱副本又與左右侍郎更進迭奏震既兼三部奏牘愈多皆自專請對侍郎不與也情狀委曲千緒萬端一一覽之後輒背誦如流未嘗有誤又嘗扈從北狩上駐蹕虜地碑立沙磧中寧從臣讀之震時與焉後上一日語及碑事因詔禮部差官往錄之震奏曰其文臣尚記憶不須遣

使也遂請筆札上前疏之上不信密使人至虜中拓其文回校之無一字脫誤其強記如此

崑山龔翊字大章建文末年[十七]以戎[六]卒守金川門城破為之一慟後宣德中周文襄兩薦為崑山太倉教官辭曰某仕以無害但恐負吾往日一慟耳竟隱居終身門人私議曰安鄙先生

杜用嘉瓊與客存理吳凱交每訪二子必先過存理下與謂曰吾友凱在是當先謁凱而後

至君家及至凱所留之飯不可曰君貧當飯於存理氏

永樂初朝廷徵天下善鼓琴者三人四明徐仲和松江劉鴻姑蘇張用軫同詣闕朝廷劉彈楚歛為言官所劾張彈以和弦不能彈徐彈文王一曲上大喜除錦衣千戶令兩京及浙中皆習其所授惟姑蘇則尚劉氏楊凌父鴻弟子也

長洲夏達中洪武間行貨下鄉酒舟夜方半鄉人共來欲肆劫掠達中素勇悍善鬬搏以大

擊群盜有墜水者已而盜大聚建中知不可
免棄手中木潛遁行約三四里見田家有燭
光踰垣而入告以故盜追之不能得建中以
過用力且受驚歸家得疾臥床席不能展轉
九年群醫藥之莫効時建中母尚在閶浦江
趙良仁以德精於醫久寓其鄉然莫可踪跡
邊有老嫗言涉湖田舍有趙提舉者匿其中
日手一緡不置得非其人乎母聞之大喜夏
氏里人有顧寧之者與趙公交母買舟懇顧
生往時冬月趙方曝背簷下見顧來大驚顧

以建中病告欲屈其一視趙曰吾不出久矣頓懇之再遂與偕来時群醫咸集趙視建中顔色曰吾觀子之聰明踰於衆醫病可起無憂也照心服一年藥則可後果如其言趙以建中可托盡以其術授之建中既精於醫也潜心經術永樂初以薦為訓導陳太保有戒俞司寇仕朝李侍郎賁仰大理聘皆其弟子後建中以考績至京遣外國人進貢得疾官醫不能療太宗命在京官貢軍民有善醫者許奏以聞御醫盛啟東與建中同郡素知其

精匠遂舉以應命建中藥之亦無效而死太宗怒逮中與群醫皆下獄踰年大臣為之奏辭上曰吾亦忘之矣死生有命非諸醫之罪也遂宥之逮中出獄已(既)有疾不久竟客死京師

張尊師俗稱張皮鳶(雀)名景忠後更名道修別號雲峰長洲人也父遵(洪武)江西參議携尊師以隨時尊師年才十餘翛然有塵外之志嘗潛出經宿不返母夫人使人覓之見一民家延道流誦經尊師從旁竊聽若有得者夫人異之焉

年十六還吳時求道之志愈堅遂不肯娶入
玄妙觀禮胡玄谷俗稱胡風子爲師胡蓋得
雪溪莫月鼎之傳然秘其術不輕授人尊師
事之甚謹一日天將雨胡呼謂曰汝要其家
蓋如其言啟毛見有書一帙取視之乃月鼎
五雷諸法也大喜而下胡復謂曰捉得麼云
已得之矣由是尊師之名藉〻闔吳楚間宣
德八年夏長洲不雨苗將槁死江陰大家周
氏懇請尊師〻〻徙而頗有慍意尊師登壇
怒甚命雷神擊碎大樹凡二周氏之稟悉焉

雷火所焚粟無粒存已而黑雲蔽天有龍、凡四雨下如注觀者莫不股慄十年乙卯崑山不雨縣尹某延尊師致禱尊師約三日雨、果如期而至田疇沾足尹酬以金帛尊師麾之去尹為塑其像以遺爲尊師風神高朗梳兩髮鬢着青布袍每天日晴美行市井間人招之不至或不招自來雖閭人之患則就已之患朱明寺橋有戴翁音以鬻雞爲業子忽遘疾譫語不省人事延尊師治之尊師入其門求倖就床次遶擊十下子病遂瘥擾市里焉

氏婦一日自外來為祟所憑狂叫欲走見尊師來即俯伏於地起而如故憩橋巷丁某女病傷寒諸藥莫療請尊師至索酒痛飲杯行無算頻行步之曰勿藥至五更愈矣既而果然蓋尊師之術之神如此尊師年六十一以正統庚申四月無疾而歿歿後一月人有見於吳江之長橋者或疑為尸解云

臧南梁興甫者身幹短而膂力絕人永樂間嘗從南京止洪武門見宮門軍畫錄人物心善於平日以好言諭之軍怒撲興甫興甫遠避

數軍：以達於指揮速與甫至罝高手者十
人堂上堂下列勇士百人與甫見指揮長揖
不拜言辭慷慨指揮心頗異之曰聞汝之技
願一觀之與甫即結束下堂拳所至衆皆靡
避莫敢措手以是從出其門鄖城有衆惡少
日聚賭心勝人乃已與甫聞之携一笆斗至
時提容中置錢數千以從惡少方博樓上與
甫亞與博佯敗後大勝曰吾欲歸不博矣惡
少將詬侮之與甫以樓中不可用手盡取錢
實斗中幾滿以其肘挾斗層下樓若空斗然

悉少大駭不敢肆侮詢人之知其為興甫也他日至北京有一勇士與陳賓子者素歸多士兩人方撲興甫旁觀竊笑之撲已勇士取興甫於手中曰汝欲東耶西耶興甫曰第隨所之言已興甫立於池而勇士跌矣陳賓子怒往前抱其胸於墻墻為之動興甫躍起陳肩陳不覺仆地良久而起與勇士皆再拜頓為師弟子興甫挾其能遊四方竟無敵于廣西僧有魏勤菩薩者以拳手高天下游食至吳時興甫已老約與北寺相見興甫往僧已

先在北寺殿前有施食臺其高幾丈潤倍之二人登臺相撲觀者如堵興甫一拳中僧右目睛突出於面僧以手去之分必死奮力相角擎興甫墮臺欲興甫以足踢傷其胸興甫歸內傷二日死僧亦三日死

戴俊者蘇州將家子少師事梁興甫嘗與一俠西人同往四川經一山菴中有老僧善撲揖字於門二人入僧有兩童子守門亦善撲遂與對手童子不能勝乃驚入報老僧者坐禪床上曰汝二人能勝吾童子亦高手也因命

其一人前老僧坐恒不動惟略舉手而其人已擲於地及俊至僧仍擲之俊立不仆僧異之曰汝可教也因留止盡以其術授之蓋僧居山中見老猿二日相角為戲其技甚神非世人可及後一猿中箭死僧閒暇時與孤猿戲撲因得其妙浚俊既得僧傳思天下惟僧為通已衆其不意殺之出山由是俊之技益神矣南京人有尤十六者力舉千觔素無賴出行常要人索飲有不識者拂其意以手起廊柱置人衣裾其下人許酒乃脫後聞入南京知之

一日同集教坊觀雜劇俟散戲尤一足尤大怒將拳之俟伴怯出尤胯下而尤仆地被俊數十踝于乃呼謂曰尤十六汝不識戴二官人耶尤拜謝乃免觀者千人稱快尤遂肆不逞時仁廟監國命官軍捕之半克從復擒以献決脊四十嘔血而死太宗在北平聞之甚惜

蘇廷潤城西人小字阿康身長七尺有勇力然家甚貧嘗賣薪肆來以養母景泰間寧陽侯以朝命從鄭茂七軍經吳門人皆畏避廷潤

獨無所懼賣餅自若餅悉為過軍所奪廷潤怒曰若輩討賊而乃奪吾餅耶一時撲倒數十軍即以白於寧陽侯寧陽侯乃下令軍士有奪人財物者斬三軍皆吐舌城西有強盜十八人橫行官不能捕廷潤夜度其過江村橋執流星鎚伏橋下使其弟廷澤持虎尾鐵鞭候之夜半盜將劫人果經其橋廷澤於上從咳嗽聲廷潤出與弟共前擒賊獻於官蓋廷澤亦多力云

毛某者衢州人精於醫一日騎驢行深山中童

于負藥筐以隨至絕壁下林木陰翳有猴千
餘以藤繞身并取其藥籠以上童子得脫
驅驢歸皆以毛為必死矣毛升石壁高可千
尺上有平地數畝葺薪為屋中臥一老猿若
有病者引毛手按臂上毛脉之授以小柴胡
湯猴病愈毛留四日懇辭求歸老猴以床下
出一小盤非木非石四周皆竅置毛籠中意
似酬毛復縋之下毛還家言其故人皆驚嘆
然莫辨為何物未幾太監鄭和以朝命將
采寶西洋其毛以醫士當行因獻鄭此器欲

祈其免鄭鷺喜曰此定珠盤也汝曷從得之賞鈔三百錠仍免其行鄭往西洋嘗夜以此盤浮海上光明如月海中之物皆吐珠盤中鄭意收盤得珠不可勝數其中有徑寸者鄭後回召毛見復贈珠三升其家因以致富鄉人呼胡毛孫云

寧波去海二千里有分界山與日本國相近其山周二三百里上多桃李竹橘之類舊有居民國初湯和公盡遷之中國寧波人嘗往家其山云樵採多見野人及毛女其毛女與婦人無異

貌最美唯兩耳類犬不能言以藤葉蔽其體同行人嘗有病者舟中恐其傳染架屋齋糧置此山中後月餘復經此山兩人已無恙乃附舟婦言初臥山中時見毛女持兩山鵲來坐其傍唯飲鵲血其人取肉烹食之由是毛女日日取果來食之數日遂與之合如夫婦人病遂癒後此人登舟毛女浮水追及舟人以篙沉之

嘉興金晟永樂中爲刑部主事時湖廣有强盜若干人械部金鞫之其渠魁年百二十五歲

面如童子余不信穆文懸之果然因問其所
以然壽少居荊山中嘗有人見之以草灸其
臍云令而灸壽遂活云此耳與之以其告余
於敘之餘皆不訣
元曹雲西有濮夏汲清龍蒙同時有黃大癡僕
薛昌善画鷹設色有法太倉陸氏收文量為
余言洪武初其鄉人周元素初於画有蒼頭
阿留愚騃無比然能爲元素傳色元素取其
長用之終身遂托名曰家童其大半以善山
水

王見菴先生之僕有求端者覃思生日文亦精
於外科先生設燕子端德之下思刻本為緣
以曾為亦義僕也

溫州瑞安縣有元進士高明誠則墓上有穹碑
宣德間黃少保淮銘其半作其家墓碑高有
裔孫出語黃曰公銘去碑何太薄耶黃曰足
矣乃曰吾恐後人復來銘公碑耳黃慚無以
對

酒色財氣人鮮能除去此四字昔鄭定襄竟自
言平生不惑酒色與財惟氣則不能忍幾尚

書薄平生極耐氣然酒色與財皆著力此正相反余曰郭公為不思氣故酒色財皆無所好錢公犯此三字故不得不耐氣耳

鄉先生俞貞木嘗作厚薄銘言近而意切深中今時之病銘曰厚於淫祀薄於祖宗厚於妻子薄於父母厚於巫卜薄於醫藥厚於嫁女薄於教子厚於異端薄於賢士厚於誇誕薄於信實厚於居室薄於墳葬厚於服內薄於異姓厚於貨財薄於仁義厚於責人薄於責已厚於祈禱薄於修德公為石澗先生之孫

初名禎字叔元後更名貞亦字有立洪武間
嘗知樂昌都昌二縣事

應天府鄉試每科取中式舉人百三十五名其
三十五名取自太學乃洪武舊制四明陳祭
酒敬宗在南京時每值大比揭時曉隨門開
入院親視填榜必取三十五人而後返若今
日則不能然矣

工部侍郎羅汝敬吉水人也宣德中以使事過
蘇州遷大理卿熊縣巡撫江南威作威福大
家巨族少被誣者隨至籍沒寃號之聲不可

閩汝敬與縣有鄉里之好胥會問因以陰隲之說諭之縣不能從為之益甚汝敬至京謁見陳奉使事畢以概事具奏宣宗覽之惻然即日召縣回以工部侍郎周忱代之自是東南之民稍稍得安矣

南昌况公鍾字伯律宣德庚戌以礼部郎中奉璽書出守吳郡國朝自郡守洪武以来郡守之賜璽書蓋自公始公為人剛介有為既下車即以興利除害為己任修政條明禁令一以璽書從事首雪民之冤為軍而復其役者

千七百家民有聚黨誣害善類公治其尤者數人餘皆歛迹先是工部侍郎羅公汝敬奉使江南督詳吳郡糧賦計二百八十餘萬石天下田糧之重無出吳者遂奏請於朝得减糧七十二萬一千餘石戶部尋沮之欲仍前數公即上章其辭有失信於民之語宣廟嘉而納之公又奏蠲淪沒湖田之糧十四萬九千五百石壬子秋積雨傷稼朝廷賜免長洲等縣糧二十九萬五千餘石亦以公之奏也是年冬公入覲宣廟遣中官召郡守七人宴光祿

寺并賜以詩公寔為之首癸巳三月公至郡時麥不收公奏免夏稅十四萬石秋蝗生嘉定公禱於天風雨大作蝗遂死為初公考績吏部吏部將大用之會郡民二萬詣闕留公時英廟在位嘉公成績錫之誥命進階中議大夫食三品祿俾復其任公敭歷中外侃侃自持事苟有益於國家利於民者知無不為為無不力其治郡時有群鶴來翔老嫗夢謝之異其去郡也民為之歌曰況青天朝命宣宜早還又歌曰況太守民父母願復來養田叟

公在郡十有一年封章幾三百餘上年五十九
卒於郡治士民繪其像祀於范文正公之祠
錢塘瞿宗吉著剪燈新話多載鬼怪淫褻之事
同時廬陵李昌期復著剪燈餘話續之二書
今盛傳市井予嘗聞嘉興周先生鼎云新話非
宗吉著元末有富某者宋相鄭公之後家杭
杭州吳山上楊廉夫在杭嘗至其家富生以
他事出值大雪廉夫留旬日戲為作此將以
遺宗人也宗吉少時為富氏養婿嘗侍廉夫
得其稿後遂掩為己作唯秋香亭記一篇乃

其自筆今觀新話之文不類廬陵周先生之言宜別有於本郡昌期名槙登永樂甲申進士官至河南左布政司致仕卒其為人清謹所著詩有運甓漫稿景泰間韓雍巡撫江西以廬陵鄉賢祀學宮昌期獨以作餘話不得入著述可不慎歟

揚文貞公好獎拔士類洪熙初年乙仁廟嘗幸文淵閣問曰公當入山林亦有人乎公以吾鄉陳先生繼對仁廟即使召之繼至吏部擬授國子博士繼入謝仁廟謂當在禁近乃改

翰林五經博士公蓋未嘗識經也又劉祭酒宗器在翰林時公嘗問云東南文士陳嗣初外為誰劉曰有張肯繼孟者頗善文公曰其文如何對曰粗枝大葉公歎曰粗枝大葉此文章之所難然張已老公不及薦焉

馬都督俊其先回回人不食猪肉宣宗一日宴武英殿宣俊甚急俊至上以所食猪肉賜之俊即奏之幾入口上笑曰汝回回人亦食此耶俊叩首曰陛下欲臣死即死況食肉耶上即命左右取肉且曰吾戲之耳不可破汝戒也俊

謨叩首謝

詩用文淮南人儒而精於醫初以戴元礼荐入

太醫院為御醫永樂中陞院判極蒙寵異仁

宗在春青宮尤眷待之後公以老卒於京師

仁宗特加院使賜諡恭敬命中使護喪以歸

國朝太醫院官無賜諡者有諡惟公一人而

已

人之貴賤壽夭國云[固]有命其間亦有不盡然者

姑以余所知言之沈先生啟南與盧知縣鍾

先生年月日無不同者盧乃官至七品先生雖

清高竟不沽寸祿張孝子顯與唐惟勤廣以同年月日時生唐為吉安縣醫官年六十一而卒而孝子年至七十凡四人皆產吳中此則不可不曉也

吾鄉沈孟淵永樂中以人材被徵出使浙江布政謝公以其讀書善吟禮之頗厚一日胥會大暑布政扇偶墜地命吏拾之其吏但拱立荅云不敢違命之則云有皂隸布政笑曰是吾差了遂令隸卒拾之略無怒色觀此亦可想見前輩風致

吳郡愚訥為御史時出巡貴州還依當言三司官得失有潛以黃金追送於道者吳公略不啟封但題詩其上云蕭蕭行李向東還要過前途最險灘若有私贓并土物任他沉在碧波間于少保嘗為兵部侍郎巡撫河南其還京日一物不持人傳其詩云手帕麻姑與線香本資民用反為殃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閭閻話短長讀二詩可見前輩之為吏而貪污者少媿矣

胡忠安公在母腹時母嘗夜夢有老僧來謁手

持三花以其一遺之鷲悟而公遂産其髮尚白踰月乃又黑數日有老僧至門曰聞汝家生男出有異于其家不對僧遂索觀之公出見僧微有笑容衆人怪問僧曰此吾師天池在老後身也吾師示寂後夢吾而告曰今托生常州某家不當來視我以一咲為記今真是矣聞者咸嘆其異後李翰林賓之（陽）郡人郡文敬挽公詩皆有前身是禪之語蓋紀寔也

天池山在吳城西四十里

胡忠安公天順元年〻八十二辭免師傅以礼

部尚書致仕時公三弟年皆七十餘皆康強無恙蒼顏皓髮燕樂一堂之上公遂名其堂曰壽愷自爲之記公歸七年年八十九而薨蓋公自建文甲辰登第立朝幾六十年爲尚書者三十一年十知貢舉天下學士多其門生及功名成身退而兆有天倫之樂福壽如公斯世一人而已

國朝六卿之壽考者以余所知若蕭山魏公驥八十九毗陵胡公濙八十九吾鄉楊公翥八十五鹽山黃山翱八十四四人惟魏公之齒

最高自校官歷仕至南京吏部尚書致仕詒進階一品人傳其九十歲時髮不落燈下猶書蠅頭細字日應酧詩文無有倦色後朝廷聞之遣行人賚勅存問并賜羊酒甫及門而公已薨矣

監察御史盧陵孫公鼎正統間提督南畿學校公為人外和內剛教學者必以力行為先務日端坐未嘗款側人多化之性至孝嘗為松江府學教授其父將往視之公聞之喜躍而向再拜既而父至公趨見即拜俯伏岸側竢

又試峴而已後公致政家居一日忽沐浴具
衣冠拜謝別父母告以某日某時當死父母
怪之言及期復拜別如和遂端坐而逝蓋
公平日之學一本以誠故能前知如此

湖公譚纂卷之上